

# 西北角美食早有源

由国庆

如今的天津西北角美食特色街区红遍四方，追根溯源，一是那片区域积淀深厚的民族美食文化传统，二是早在上世纪80年代那里就曾有热闹的文昌宫食品街，前世与今生相承一脉。

文昌宫初名文昌祠，位于天津城墙外西北角，明永乐四年（1406）始建，内中供奉文昌帝君，供学子书人崇祈。至清道光年间得以重修，并在一旁建起辅仁书院——为士子科举的预备场所，文昌宫也被载入同时期的《津门保甲图说》中。此地深得官方重视，一跃成为津门文化中心的重要所在。历史上，严修、李叔同、张伯苓、梅成栋、穆子荆、胡定九等文化名流都曾在此居住或活动过，再有，辅仁书院后来还衍生成立了文昌宫民族小学。民以食为天，食文化在这一带素来兴盛。

时间到了1985年，文昌宫食品街兴起，东西向，长200多米，它

位于文昌宫大街。昔日的文昌宫大街位于大丰路与小石道大街之间，大致相当于现芥园道东端、鹏欣水游城转角的位置。旧街内原有严翰林胡同，街对面就是欢庆西胡同等，即今下西北角特色街区。

欣逢改革开放初期，这条美食街开业之际迅速吸引了大量商户，且多是祖传的老手艺。街口高耸仿古牌楼，街名大匾高挂于金色琉璃瓦檐下。街上的联排小商铺整齐划一，每家有匾额，门头还设有竖式幌子小灯箱，视觉效果醒目明晰。

美食街商户经营品种丰富，不仅有传统的锅巴菜、煎饼馃子、切糕、驴打滚、糕干，还有“耳朵眼”炸糕、“大鼻子”烧鸡，以及清香斋的酱牛羊肉、鲜香斋的炸鱼炸素货、乳香斋的面包与鲜酸奶、萃华店的津味麻花与烧饼等，可谓一应俱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大庆来糕点店也在这一区域。笔者收藏有当时

大庆来的点心笺故纸，见画面颜色鲜艳喜庆，盛开的牡丹花衬托着多样糕点，广告词写“前店后坊、制做（作）精良、传统风味、品种多样”，画面下端标地址“天津西北角”。那时，大庆来糕点脍炙人口，曾与桂顺斋、祥德斋、四远香、四品香、玉生香等齐名。另外，在此糕点店旁边还有家素包子铺，其名还印在了当时的天津街道地图上。

老一代“卫嘴子”对文昌宫食品街的印象犹在眼前。有人回味，当时的牛奶可以现盛现喝，1角3分钱一大碗，特别香。还有人小时住在西马路城隍庙大街，过马路就到文昌宫食品街，他喜欢吃那里的开花馒头。据说这小店还卖炸山芋片，从文昌宫小学放学出来的学生们即刻能闻到香味……至上世纪80年代末，这条食品街改扩建为大伙巷农贸市场。

旧录影最能反映时代印记。曾有一段视频，是西北角一老居民于1989年11月用摄像机拍摄的，影像中可见文昌宫食品街，还有西马路、大丰路、文昌宫大街、贞女大街、小石道大街、小学校、百货商场等，为西北角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忆。

## 白洋淀曾经叫西淀

吴裕成

白洋淀在早年间称为西淀。这是基于相对方位关系的命名。有东淀，在霸州文安一带。这两片湖区都与海河相连。两者间，津人的文化心理似乎更重西淀。举个例子，清乾隆初年的“津门八景”，就只选了“西淀渔歌”，知县张志奇为此赋诗。

乾隆年间，诗人康尧衢《沽上竹枝词》六首，每首一景物，写桃花口、泮池桥，写芥园、尹儿湾，诗人标注为“西淀”的一首：“水村西望淀河中，菱芡菰蒲种不同。更卖扁舟冲浪去，乱红香醉藕花风。”一番吟哦表明，那时白洋淀已是天津人的旅游目的地。嘉庆举人李珠光作品，清代《津门诗钞》选了《津门棹歌二首》，其一写“西淀烟迷处处蛙，小舟荡桨韵相斜”；另一写“锦衣桥枕巨门涛，白鹭沙滩晒羽毛”。锦衣卫桥距城东北角不甚远。棹歌两首的并列书写，拉近了西淀，让人感觉仿佛就在天津卫家门口。

沿大清河西行，可达白洋淀。康熙时，天津人沈起麟《西淀竹枝词十二首》记下这番行程。他四月九日舟发津门，十二日泊赵北口，十三日抵郑州。

## 河东的官地

曲振明

清代海河东岸的一些村庄为官府开垦之地，这些土地称为官地。早年，杨庄子、郑庄子、大孙庄、小孙庄俗称“海下四官庄”。四村官地归天津镇管理，土地租与佃户，每年所收租款用于天津镇更换旗帜、号衣或行差使用，年节犒赏也出自这里。每年天津镇派员到四官庄催征，事先让庄头通知各村佃户，定于农历二月初，在庄上设柜开征。

贾沽道村也有官地，据说原为地主之地，由于村民连年抗租，遂将两段土地施舍给海光寺。海光寺为官庙，两段土地成了官地，归天津县管辖。村内有一所青瓦砖房，人称“官房”，是官方收租的地方，门洞挂有一块“万年庄”匾额，由乾隆时天津知府熊绎祖所书。民国时，村里的官地一度闲置，村民秋天收成时，在官地上打场；农闲时堆积农具，此外还作为贾沽道小学操场。1927年，天津县计划将官地出租给一杨姓村民，却导致其他农户无处打场和存放农具，小学操场也要另选地点。村民遂联合起来向天津县请愿，最后答应由农户联合承租，公租公用。

## “神针孙”弃武从医

章用秀

孙祥麟、孙瑞麟兄弟，天津范庄人。清末民初，兄弟二人相继在军中任职。后目睹“同室操戈，混战不已，殃民祸国”的惨状，兄弟俩十分痛心。于是，解甲还乡，以祖传针灸济世。据说他们所用针为纯金所制，软如绵，细如发，医病则其效如神。后来，哥哥孙祥麟在北京应诊，弟弟孙瑞麟在天津悬壶。每天求诊的人络绎不绝。其家子女亦皆世传，人们称其为“神针孙”。

“神针孙”曾治愈了不少人的顽症。近代天津四大书家之一的华世奎便是其中一例。华世奎自中年即染风痹，每犯起病来，手脚疼痛不已。经中西医诊治，服药、敷药、洗药……都用遍了，然奏效不大，“且缠绵至一两月，困卧床褥间，不胜痛苦”。后来他遇到了孙瑞麟，每每犯病，一针即愈，华甚为感慨，称“洵绝技也”！他还写了几首诗，对“神针孙”表示赞叹。其一：“投笔从戎自少年，幡然改计赋归田。杀人奚似活人好，况有神针是祖传。”其二：“昆玉联翩去战场，还家重理旧青囊。依然医法藏兵法，战胜西东海外方。”其三：“金针细与发丝同，应手回春一瞥中。抛却武功谈技术，精能不让狄梁公。”

## 白马泉润古城

金学钧

蓟州城北崆峒山西麓有一道溪涧，溪涧东侧曾有一汪山泉，传说当年崔府君在这里饮过白马，被称作白马泉。明朝时，有人以石块围之，上建凉亭，成为蓟州城北的一道景观。泉边的村子也因泉得名白马泉村。

白马泉北望崆峒山，山上曾建有崔府君庙，所以至今人们称崆峒山为府君山。清康熙年间诗人宋莘在《蓟州崆峒山》诗中写道：“黄帝问道或此地，遗踪莫辨千年遥。府君旧骑白马至，其神何处不可招。”清咸丰年间蓟州诗人李江则以诗描绘了当时白马泉的自然景色：“翠影浓围野老家，两行弱柳绕溪斜。泉随石折啾幽韵，路值雨后明白沙。”

1958年，白马泉村南侧修建了水库，因为参建者多为妇女，命名为“三八水库”。后来，又在北面杨庄修建了环秀湖，用以调蓄洵河来水，并沿山间峡谷修建封闭式渠道与“三八水库”相连。白马泉，一路流淌，见证了历史的变迁。

### ●老城厢旧影

#### 立生油铺胡同

张 建文 并 摄



位于老城里，北起西门内大街，折西向南至小马路，西侧与铭兴里、熙临里相通，东侧与尹家大院相通，全长336米，宽2.5米。始建于清同治年间，商人徐立生在此开设立生油铺，逐步形成里巷后便以“立生油铺”命名。巷内均为青砖平房。照片摄于2003年4月。

## 文人相助 云若平风波

刘万江

1943年初，17岁的魏喜奎再次应邀来津，在法租界小梨园献艺。一天晚场卸妆时，来了一位《369画报》的记者采访，魏喜奎虽有问必答，但毕竟经事少，不懂得逢迎，有些怠慢。几天后，那位记者在报上评论魏喜奎：“仍然像个乡下怯丫头，唱的平平淡淡，既没高腔，也没低腔，简直是‘撂地’的大路活。这一点，她是真正得到了家传！”魏喜奎见报，委屈难当，哭泣起来。同台献艺的相声名家张寿臣深知是她不懂江湖“规矩”，于是请小梨园前台老板王十二从中调停。王十二满有把握：“咱们托大作家刘云若，新闻界、报界没他不熟的，今儿他又来听‘玩意儿’啦！”

刘云若是当时享誉全国的言情小说家，他特别喜欢曲艺，经常到小梨园听曲，也曾当面夸魏喜奎

唱得好。这天散场后，刘云若到后台闲聊天儿，张寿臣、王十二、魏喜奎一再说好话。刘云若乐了：“我找找《369画报》，也找找别的画报，让他们登点儿好的，补复补复！”没几天，刘云若果然在家中设宴，请来数家报馆记者，刘云若向记者们介绍了魏喜奎，并开玩笑说：“瞧小魏老板，今儿几个不像乡下怯丫头吧？你们几位得多给在报上捧捧啊！”张寿臣也连连敬酒。《369画报》的那位记者应允后还提出：“小魏老板尽管嗓子好、会唱，但唐山大鼓没高没低的曲调还是平淡了些！”这句话，魏喜奎记在心中，后来终于在唐山大鼓基础上创新出备受欢迎的奉调大鼓，此为后话。

通过这样的往来，魏喜奎和刘云若熟识了，刘云若夫妇经常请魏喜奎到家里去玩儿，也经常指出魏喜奎演唱中的不足：“你唱的《鞭打芦花》里‘怕冷的乌鸦嘴都扎了翅’

一句，是形容天冷，说鸟儿把嘴伸到翅膀里头去取暖。既然说鸟儿，不如干脆就用‘雀鸟’而不用‘乌鸦’，这样从形象上比较好！”于是魏喜奎再唱时就对内容进行了修改。还有一次，刘云若告诉魏喜奎：“《鞭打芦花》里的‘公冶长’是人名。你念‘公夜长’是不对的，中间那个字应该念‘也’！”魏喜奎恍然大悟：“我一直以为是‘夜长梦多’的‘夜长’呢！我说怎么总觉得不像人名儿，唱起来别扭呢！”

魏喜奎自幼小随父兄学弹学唱，没有接近过文人，经刘云若的提携与点拨，文化修养大大增强，唱词方面得到改进和提高，在舞台上少出了很多笑话。多年之后，已然成长为曲苑方家的魏喜奎还经常提及：“刘云若先生对我有恩，他是我的‘一字之师’，而且还不止一个字呢！”

津 沽 文 丛

魏喜奎的津沽往事之四

譚家